

文艺作品选

第七辑



工 厂 史

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沅

萍矿老工人集体回忆

作家出版社

內容說明

本書是安源礦史的一部份。它反映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前毛主席、劉少奇主席等同志親赴該礦創建工人夜校、俱樂部，領導工人罷工運動等史實。在這些文章中，使我們看到我們黨的領袖怎樣關心工人生活，怎樣深入工人羣眾，領導工人和敵人展開鬥爭；也看到了黨在工人中怎樣扎下根，怎樣教育和培養了工人羣眾。這些文章不但內容珍貴，而且也寫得相當細緻，動人。

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源

萍礦老工人集體回憶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

字數26,000 開本28 $\frac{1}{2}$ 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 $\frac{7}{10}$ 插頁2

195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1—15,000冊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423

定 價：(1)0.10 元

目 次

毛主席第一次到安远	萍矿老工人集体回忆(1)
立三同志办夜校	萍矿老工人集体回忆(6)
俱乐部——工人的靠山	萍矿老工人楊万乔講(12)
汉陽传来了罢工消息	萍矿老工人集体回忆(17)
毛主席亲临安远	萍矿老工人集体回忆(21)
少奇同志定决策	根据部份当事人的談話整理(25)
大罢工的号角吹响了	萍矿老工人集体回忆(29)
刘少奇一身是胆	萍矿老工人張明生講(36)
工人万岁	萍矿老工人集体回忆(43)

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沅

萍矿老工人集体回忆

偉大的播种者

这是1921年12月里的一天，寒霜早到，树叶飘落地上沙沙作响，安沅到处呈现着一片萧条的景象。就在这时，从湖南长沙来了一个人，他给饥寒交迫的安沅工人带来了春天的消息，他就是毛润芝（毛主席当时的名字）同志。正是他，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委托，亲自来安沅开辟这块蕴藏着无限潜力的工人运动的处女地。正是他，怀着深深的关切，要亲手在这块土地上播下革命的种子。

毛主席在安沅火车站下车的时候，已是晚上。他是第一次来安沅，对矿区还不熟悉，正要找人问路，恰好碰见刚出班的工人文归生。文归生同志记得，毛主席那时穿着一身旧蓝布学生装，斜揸着一把雨伞，身材魁伟，态度异常诚恳谦虚。文归生给他带了路后，毛主席还亲切地拉文归生在市上万福饭馆一块吃了饭，才分手。

毛主席利用同乡的关系住在西平巷段长毛紫云家里，以避开反动派的注意，便于展开活动。他借着这个有利的关系，常常以“参观”的名义深入矿区各地，和工人谈话交朋友。

一天下午，毛紫云家的临时帮工张竹林给毛紫云家担

水。他一連担了四担，累得滿身大汗。毛主席看見了，笑容滿面地招呼張竹林說：“担水的，累了吧！你歇一歇。”

張竹林見這位客人很和气，也就放心地坐了下来。毛主席親切地問道：“是哪里人？”

“湘潭人。”張竹林回答了，並反問了客人一句：“你貴姓？”

“我姓毛，也是湘潭人。我們還是鄉親呢！”毛主席說完，和藹地笑起來，接着又問：“做工嗎？”

“是，我在西平巷隆內進班。”

“几多錢一天？”

張竹林伸出大拇指和食指做個手勢：“八个毫子（銅板）。”

“生活怎么样？”毛主席又問。

“很困難。家里八個人吃飯，全靠這八个毫子。講穿，穿不暖；講吃，吃不飽！”張竹林說到這里，想到生活的艱難不覺冒出了淚花。

“是很苦呀！暫時忍受一下吧。”毛主席安慰他說。看到他難過的样子，毛主席又囑咐說：“人口多，煮粥多放一瓢水，大家就能多吃一碗。千萬要讓小孩子吃飽，別讓他們餓壞了！”

快要吃飯了，毛紫云在里面叫了一聲：“潤芝先生請吃飯。”這時張竹林才知道客人的名字叫“毛潤芝”。毛主席拉住張竹林的手，送出門外，並和气地對他說：“慢慢走。工人的苦處很多，以後一定要想個辦法！”

這天晚上，張竹林一夜沒睡着，反復考慮這位客人的話：“想辦法！誰會管我們窮苦人的事呢？”他覺得這位高大的青年人一定是個不平凡的人，年青人的一字一句都這樣體貼工人，可能也是個窮人家的子弟吧。

下井考察矿工的劳动条件

第二天，毛紫云陪着毛主席到西平巷窿内“参观”。毛主席一眼就看清了張竹林：“昨天担水的不是你嗎？”

“是呀！”張竹林欢喜地放下拖箕搶上前来。

那时进班的工人既沒有衣穿，也沒有褲子穿，每人头上只是圍条布手巾，赤裸裸的身体沾滿了煤灰。毛主席关心地問：“你們为什么不穿衣服？”

一个工人說：“不是不穿衣服，一来，有件把衣服要留在外面穿；二来，洋人看見了（实际上段長、工头也是一样，他們怕毛紫云听見，所以不提他們。）說是偷懶，要打人！”

毛主席問这問那，滿臉笑容。工人們見到是段長陪来的客，又这样和气，胆子也大了点，很多人圍住他。有个工人还找了根干淨点的坑木請他坐下。

当毛紫云走到別的端头檢查的时候，毛主席和工人談得更亲密了。他說：“你們做工还要挨打，真沒有道理。你們上几个鐘头工？”

一个工人說：“早上六点鐘进班，直到晚上六点，足足要干十二小时。”

“有礼拜沒有？”

另一个工人說：“有什么礼拜！做一天工拿一天錢，一天不上工一天沒有錢。”

毛主席摇摇头說：“你們很苦，真是別地少有。要站起来，想个办法才是。”

“那有什么办法？”工人們說。

“办法是有的，”毛主席看見大家那焦急的樣子，就着接說，“要想办法只有靠你們自己！我這樣說，你們會講，讀書的人光會講。好！我打个比方，路上有顆石子，人老板看到隨便把脚踢一下就踢开了。如果是塊大石头阻住了他，不費勁他搬得动嗎？我們工人人集多了頂不得一塊大石头嗎？”

“頂得，頂得！”工人們紛紛說。

毛主席哈哈笑了起來。

有个工人不解地說：“我們是人，怎么当成石头？”

“对哪！連石头都頂不得嗎？”毛主席也幽默地說了一句。大家跟着大笑了起來。

毛主席接着又給大家講了很多工人要團結起來和資本家作斗争，謀求自己解放的道理。他唯恐大家不懂，又打了許多生动而淺显的比方，大家听得津津有味，都不愿他离开。毛主席談了一会，又乘工人吳桂生开的电車，到东平巷去进一步考察工人劳动的情形。

毛主席走后，許多工人還在那里議論不休。有的工人說：“这位客人很体貼我們做工的。”有的工人說：“从来沒有人象他这样來問过工人的痛苦。”張竹林帶着兴奋的語气告訴大家：“他叫毛潤芝！”

工人头一次見到太陽

毛主席从井下出來，又到北处房子找工人談心，講革命道理。在那里，毛主席看見工人床上油渣似的被絮，又关心地問

長問短。

老工人金牙仔記得，毛主席到工棚里還同工人一塊吃竹臘壳（烟筒）烟。工人們都歡喜和他接近。毛主席告訴工人：工人受勞吃苦不是命里注定的，是帝國主義和資本家壓迫剝削的結果。工人只要結成團體，就可以打倒剝削者，建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世界。這些道理，當時工人不全明白，但都覺得腦子開了竅似的，象從萬丈深的井底下爬出來，頭一次見到了太陽一樣。

毛主席在安沅住了一個星期，和許多路礦工人成了知心朋友。當工人知道他要回湖南時，都來挽留他說：“我們真捨不得你走！你走了，我們怎麼辦？”

毛主席親切地對他們說：“我有事情，不能不離開這裡。我走以後，我會請求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派些人來安沅，給你們辦個工人補習學校，長年限大家討論革命道理。”

毛主席走了，但他的親切面容和對工人的啓示卻深深地印在工人的心底。毛主席曾經在什麼地方訪問過，跟誰談過話等等，工人們都講得生動有色，就象剛發生的事情一樣。

毛主席來安沅考察回長沙後，便立即派剛從法國回來的李能至同志（李立三同志當時的名字）來安沅，培育毛主席親手播下的革命種子，使它發芽生長。從此，安沅工人的鬥爭就出現了嶄新的面貌。

立三同志办夜校

萍矿老工人集体回忆

毛主席派李立三同志来安沅

1921年冬天，李能至（即李立三）同志刚从法国回到上海，党中央即派他到湖南找湘区書記毛潤芝（即毛主席）同志。

毛主席对他說：“离你家乡醴陵不远的萍乡，有一个大煤矿，那里的工人受着帝国主义分子、官僚資本和封建把头的压迫，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。我不久前到那里去过，那里的工人迫切要求解放。你就到萍煤矿去搞工人运动吧！”

听说搞工人运动，李立三同志感到很高兴。可是那时是不准許公开講工人运动的，到安沅怎样着手呢？毛主席似乎看透了他的心事，便指示說：

“你首先要在那里站住脚，取得合法地位，人家才不会怀疑。我给你写个信去，那里有两个工人我認識。你就說是教書的吧，办个工人補習学校，教工人讀書識字，是会受欢迎的。”

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李立三同志帶着毛主席的信，又到長沙平民教育会找李六如同志写了一个証明，赶当天最末一次客車来到了安沅。

开办安沅第一所工人学校

車到安沅，李立三同志沒等車子完全停穩就兴奋地跳了下来。那时李立三同志才二十三岁，虽然到过很多地方，但这喧嚣的矿山立刻把他吸引住了。時間已經很晚，天上下着牛毛细雨，北風一陣紧一陣，好象快要下雪了。安沅街上的酒楼烟館不断傳出来那些有閑階級的猜拳喝令声；而正出晚班的工人們，却滿身污黑，煤屑遮得連眼睛鼻子都看不出来，身上只披件破棉襖，冷得縮成一团，边走牙齿边打战。

李立三同志找了家旅店住下。毛主席給他介紹的工人生活情况以及剛才看到的情景，不断地涌現在腦际。他再也睡不着了，便扭开电灯，連夜写了一篇四六体裁的开办工人学校的呈文，第二天便送进了萍乡县衙門。又拿着毛主席的信，找着了路局工人周鏡泉。

过了几天，县知事請李立三同志去县衙門。

“你的文章写得很不錯！”县知事很客气地說。

“我准备在安沅办个平民学校，教工人們讀書識字，希望县大人早日批准。”李立三同志說。

“这个办法很好！我很贊成！安沅地方那种嫖賭的惡習必須糾正。”县知事連連稱贊，他滿以为李立三同志这一举可以奴化工人，帮助維護反动統治。

李立三同志連忙說：“那就請县大人出个布告，我好开始工作。”

县知事立即命司書写了一張布告交給李立三。李立三同

志回到安沅后，整理了五福巷工人張紫民家的樓上作为校舍，并將县府的布告貼在門口。他又写了儿張招生广告貼到街头矿上，又在門口掛上牌子，正式办起了平民学校，附設工人补习班。从此，安沅出现了第一所工人自己的学校。

“游学先生”

工人学校创办不久，毛主席派来了蔡增淮同志帮着教書（以后又派来蔣先云同志做教員）。李立三同志自己教工人夜校。学校沒有几个学生，李立三同志通过周鏡泉認識了火車司机朱少連、铁路工人李潑生等同志，要他們动员铁路上的工人来讀書。他們都很热心，成为夜校的基本学生。李立三同志要工人們互相發动，并到矿局的工人中去动员一些人来，他自己也一戶一戶的去串門，动员工人来讀書。

有一次，李立三同志和餐宿处工人楊庆仁一道在街上走，遇見两个喝了点酒的矿工。楊庆仁劝他們去讀書，一个工人望了李立三同志一眼說：

“讀書？今天吃了飯不知明天还能不能吃。还讀書？我要睡覺去！”

李立三同志听了这个工人的話，心想矿工在井下生产，生命沒有保障，飯也吃不飽，对这个学校又不了解，难怪他們不想讀書。楊庆仁听了有点惱火，想去跟那个工人講道理，李立三同志抵住他說：“別性急，慢慢来吧！”

李立三同志照旧在工人家中轉来轉去。起初大家見他穿件藍布長褂子到处劝人讀書，都叫他“游学先生”。日子久了，

大家都認識了，有的還成了夜校的学生，他們便都親切地叫他“能奎”了。于是夜校就在1922年1月間開始上課。

工人們來上學了

工人白天勞動，都是晚上去讀書，所以工人補習學校又稱夜校。礦局工人楊萬喬還記得路局工人李滌生帶他第一次去夜校的情形：一盞蓬燈（懸掛着的洋油燈）照亮了整個樓上，四五張破旧的櫈子上坐着朱少連、賀春山等五六個人，正在談笑。

夜校主要由立三同志講課。對外用的是一般學校課本，有國文、算術等課目。對內是教員自己編的課本，由蔡增淮同志從長沙買來部油印機，印着“工人與資本家”、“南北戰爭”（指當時軍閥的南北混戰）等淺顯通俗的材料，來逐步啓發工人的覺悟。

開始在這裡學習的，只有朱少連、李滌生、李德炳、周鏡泉、賀春山、顏煥才、楊慶仁（即楊萬喬）等八九個人。這些工人因為接觸新知識早，是學校的骨干。立三同志除了自己去動員工人讀書外，又布置他們去串連自己相好的工人。他們天天晚上來上課，听完課後，又回到餐宿處和其他工人談讀書的好處。於是一帶兩，兩帶三，學生人數逐漸增加。加上蔡增淮同志會耍幾套魔術，許多工人都來看變戲法，這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來上學。

自己的学校自己办

讀書的人多了，經常固定來的有二、三十個人。學校還是開辦時的幾條櫈子、兩張桌子，七八個人擠在一條櫈子上擠不下，有的干脆蹲在樓板上。這是自己的學校，誰也不會歧視誰，所以設備條件雖然很差，但大家都感到很痛快很自由，學習勁頭很高。

李立三同志覺得過意不去，一天上完課後，他叫那幾個熱心讀書的基本學生留下來，和他們商量說：“桌子板櫈太少了怎麼辦？”

“好辦！”幾個工人不約而同地回答：“自己沒有就去借。”

第二天，果然有的工人把家里吃飯的桌子都搬了來。楊萬喬沒有家，也沒有地方借，就找了兩塊長板子，釘成一張三腳櫈。李滌生見到別人都搞來了東西，着了急，只好把家中唯一的一張破子櫈抬了來，一頭疊上几塊土磚，坐上几個人也怪舒服的。一、二十張櫈子中，還數楊萬喬釘的新櫈好，因此大家公認這張“上等貨”是給講課的老師坐的。

從這一次搞桌櫈起，大家相互之間的感情更融洽了；無形中大家也忘了叫“李先生”“蔡先生”，而是叫“能至”“增淮”了。立三同志他們的生活很艱苦，吃飯、洗衣都是自己動手，還要拿出錢來買設備給學校用。大家看在眼里，感到自己也有責任，便都把學校當成自己的家，發現沒有燈油了，大家就自己掏出錢來買，沒有紙張用了，大家就搞紙來幫着印。

夜校第二校址

來讀書的工人很快增加到六十多人，擠在窄小的樓房上，連站都站不開腳。在立三和朱少連兩同志的倡議下，由他們兩人和李滌生、周鏡泉、熊景銘、楊萬喬等幾個人成立了教務委員會，領導教學工作，把學校遷到牛角坡 58 號。校舍寬闊了，就开辟了個閱報室，放着幾種日報和“工人周刊”、“勞動週報”等工人刊物，供工人業餘時閱覽，很受大家的歡迎。

俱樂部——工人的靠山

萍礦老工人楊力喬講

一九二二年，工人補習學校成立後，好多祖家三代沒進過學堂門的工人都來讀書了。通過學習，大家的覺悟也都有了提高，先後在學校建立了黨、团支部，最先入黨的有我和朱少連幾個人，後來才發展到十幾個人。有了黨的領導，工人俱樂部也就很快建立起來了。

共同的願望

在工人補習學校里，李立三等同志為了使工人了解當時的局勢，常從長沙帶來一些書報，如“响導報”、“警鐘報”（內部刊物），還有工人“白話報”，大家都看得懂。每次火車司機少連同志從外面跑班回來，他總是一進門便先交給我們報紙，大家都搶着看。這些報紙經常刊載全國各地工人運動的消息。

一天晚上，上完了課，我們捨不得回工棚，就坐在一起讀報，讀的那一段是上海紗廠工人的活動，還介紹了幾個工人俱樂部的情况。我那時不明白什麼叫俱樂部，這時立三同志正低着頭在寫什麼，我問道：“能室，什麼叫俱樂部？”

立三同志連忙放下筆，“俱樂部有兩種，一種是員司俱樂部，一種是工人俱樂部，剛才你們談到的是工人俱樂部，這是

工人自己的团体，專門对工人进行教育，活躍工人的文化生活，團結工人，为工人謀求幸福的。”

“俱乐部，怎样才能成立呢？”有一个工人問。

立三同志性离开了桌子，走到我們中間說：“成立俱乐部不难，只要工人齐心。”

“我們可不可以也搞个俱乐部呢？”又一个工人問。

“当然可以呀！”立三同志笑着說。

“要成立俱乐部，光是我們这儿个人也不行呀！”少連同志說。

“我們去發动，把大家都召攏来。”

“我發动八方井的。”

“我去拉东毛巷的。”

.....

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商量起来，情緒很高。

其实，毛主席、李立三同志等先后来安沅考察后，早就有意成立一个路矿工人的联合組織。現在我們工人有这个要求，又經過大家的發动，于是就在1922年3月16日，由立三同志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，决定成立“安沅路矿工人俱乐部”。

將計就計

俱乐部是公开的团体，应该取得合法地位，才方便开展各項活动。

四月一日开第二次筹备委员会，由立三、少連和我等十个同志联名写了一个报告，分別呈到萍乡县衙門和路矿兩局，申請备案。

那时正矿长是李鏡澄，副的是舒修泰。舒修泰是日治萍三公司的紅人，懂几句外国話，总想借势挤走李鏡澄，夺取正矿长的职位。他两个人表面上很客气，骨子里却在勾心斗角。

这一天，我們的报告送到了矿上，引起了兩位矿长的一場糾紛。

“俱乐部的宗旨既是‘联络感情，涵养德性’，就無碍大局。”舒修泰想把俱乐部抓到自己手里，用来排挤李鏡澄，就准备答应工人开办俱乐部。

“这豈不是深山养虎？虎大要伤人的！”李鏡澄坚决不肯答应。

“矿长先生未免胆子太小了，有天大的事我舒某还不能解决嗎？何况几个穷工人，能起什么作用？”舒修泰这吸血鬼譏諷地說。

“天大的事你解决？好吧，你說了算，你簡直不把我这矿长放在眼里！”李鏡澄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，在屋里团团轉。

“哈哈，我舒某自有办法。”自以为聪明的舒修泰得意洋洋地笑着。

这一場舌战，被在矿长室听差的工人李桂和听见了，他悄悄地走来告诉了李立三同志。

几天之后，立三同志为了利用敌人的这个矛盾，亲自到了舒修泰家里。舒修泰正在过大烟癮，听說是补习学校留过洋的李先生来了，便攔下烟枪亲自接見。

“听說李先生曾在法国留学，久仰！久仰！”

“有件事想找矿长商量一下。”立三同志和舒修泰客气了几句，說明了来意。